

## 烟雨桑落洲

吴云海

烟云罩月，雾锁大江。岁月悠悠无穷尽，长江到海不复回。

桑落洲，与江湖为伴，与日月共生。

桑落洲是长江中下游一个古地名，现安徽宿松、江西九江、湖北黄梅三地结合部，主要部分在宿松县洲头乡、汇口镇一带，这儿自南北朝以来就是著名的古战场，以前更曾是周瑜摆八卦阵和点将练兵之地。

历史上桑落洲几经易属。在汉代属于江西彭泽管辖，汉末又归属九江寻阳，桑落洲几经岁月沉浮，洲体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
桑落洲如诗似画。是诗，她汪洋恣肆，古意沧桑。是画，她水墨凉薄，黄卷丹青。

桑落洲在诗中，在画中，也隐藏在馥郁久远的岁月里。桑落洲萦绕在诗人的梦里。

桑落洲，你到底是什么模样？是江湖的烟雨，是古寺的青灯？是不知今昔是何年的桃花源？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古战场？

纵有诗文千百首，纵有画卷万千幅，桑落洲依然在月霞云翳里，在翻卷的浪花里，在飘然的鹅毛大雪里，在纷飞的柳絮里。雾里看花，花不语。

桑落洲与庐山近在咫尺，一起入云里雾里，一起入诗里画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身是庐山客，你尚能进得去，出得来。而桑落洲，江中蓬莱，湖中仙境，纵然千年已过，你仿佛身在洲外，没有进去，又仿佛身在洲内，没有出来。

文人骚客，衣袂飘飘。借着他们的诗文，我多想找寻桑落洲的经络，探摸一下桑落洲的脉搏。借着他们的画作，我多想

揭开桑落洲神秘的面纱，一睹桑落洲拨云见日的真容。

桑落洲的诗画都在这里。岁月不老，存留着桑落洲的温润和芬芳。他们，或许是桑落洲解锁的密码。力透纸背，或许就是桑落洲的文化图谱。

对着桑落洲的诗画，人们在叩问：岁月不老，桑落洲的文化也不会老去。桑落洲是历朝历代帝王争夺天下的战场，还是作为古代遗址而存在？桑落洲见证的是风卷残云，风花雪月，还是神话和掌故？桑落洲的文化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？不论是古遗址，或者“非遗”，都只是桑落洲文化的存续形式。这更像是一只酒瓶，瓶子里装的是什么酒？除了诗书画，送客亭，明月风帆，还有什么？除了点将台，八卦阵，八千里路风月长卷，还有什么？除了山河易改，世事更替，古镇，水码头，戏台，火神庙，战船，炮火，旌旗，以及荷花莲叶，鹭鸶，大雁，桃之夭夭，柳絮飘飞，还有什么？江湖水文化，戏曲文化，民族文化，都可以装进这酒瓶里面。桑落洲文化的瓶子崭新如故，酒却越陈越香。

桑落洲的文化之花，开在哪一处阡陌田畴？她的地域和边界在哪里？桑落洲，历史上皖赣鄂三省水陆相连，多有区划变更。文化的研究热过去只在民间，这些年才得以进入到课本、讲堂，进入学者的视野。于是开始有了一些地域之论，源流之辩。其实史实有真伪，文化无边界，花香入鼻，鸟语入耳，何论你村我舍？桑落洲文化是个分割不开的整体。

## 古诗悠悠春水漾

刘瑜

春回大地万物生，在我眼里，最先感受到春意的定是那一泓春水。在这诗情画意的春天里，翻开一本古诗词，赏读诗人笔下的一汪春水，别有一番滋味。

诗人笔下的春水碧波荡漾。“春水碧于天，画船听雨眠。”在春意盎然的日子，唐代诗人韦庄乘船出游，春天的江水清澈碧绿，胜过天空的碧蓝，在彩绘船上听着潇潇雨声入眠。透过诗人的文字，我仿佛看到了一幅清新淡雅的江南春景图，令人赏心悦目。无独有偶，白居易怀念的江南也有春水涟漪，“日出江花红胜火，春来江水绿如蓝。”春天的清晨，红日东升，在朝阳的映照下，江畔的鲜花比火还红艳；春江水清，澄波碧绿，在满岸绿草的映衬下，显得比蓝草还翠绿。当徐徐的春风从江面拂过，将一池

春水吹皱，好像春姑娘正在水边浣洗她那条扎染成青绿色的裙子。

诗人笔下的春水不仅碧绿堪染，还飘荡着袅袅花香。“道由白云尽，春与青溪长。时有落花至，远随流水香。”春暖花开之际，唐代诗人刘昚虚出门去探访隐居山中的友

人。他沿着婉转的山路，循着悠长的溪水，看到落花随溪水漂流而至，远远地已闻到水中的芳香。寥寥几笔，诗人便勾勒出春韵盈盈、意境幽幽的景致，令人心驰神往。与刘昚虚于山间赏春不同，宋代女词人朱淑真则倚栏杆，邀来东风为伴，欣赏那甚好的春日景色。“一天飞絮东风恶，满路桃花春水香。”春风吹来，柳絮飘飞，桃花盛开，将一汪春水浸染，透出郁郁清香。借由诗人的词句，我仿佛也从手中这卷古诗词的墨香中闻到了春水的淡淡清香，真叫人心旷神怡。

诗人笔下的春水不仅色香俱全，还忙着与禽鱼嬉戏。“竹外桃花三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。”苏轼笔下的这池春水正在和一群鸭子欢快地玩耍；“桃花春水绿，水上鸳鸯浴。”诗人韦庄笔下的这片春水抱着一双双尽情戏水的鸳鸯；“西塞山前白鹭飞，桃花流水鳜鱼肥。”唐代张志和笔下的那江春水中，肥美的鳜鱼正畅快地游来游去；“野田春水碧于镜，人影渡傍鸥不惊。”宋代文学家汪藻笔下的那潭春水比镜子还油亮，水中的鸥鹭悠然自在，古渡口边的过往行人也没能惊吓到它们。因为有了这些自由自在的生灵，春水才更有一番勃勃生机。

时值春天，随诗人的脚步，荡一叶轻舟，倚一栏水榭，或循一条溪流，静静地观赏潺潺春水，自有源源不断的诗情画意涌上心头。

春暖花开  
李海波 摄

## 假钱

魏青锋

升上初三，我继续担任班里的生活委员。

新学期开学，我负责收取书费和学杂费，可最后给班主任黄老师交账时，发现了一张皱巴巴的十元假币。假币？我不由得慌乱起来，继而脑子有些懵，我努力地回想收钱的情形，是魏民，当时给钱时，一把零钱，揉得皱巴巴的，我跑去问魏民，魏民急了：“怎么可能？那是我妈刚从信用社取的，不信我们去信用社问。”

那一定是乔辉了。乔辉整天偷鸡摸狗的，跟社会上的人打架赌钱。我硬着头皮去找乔辉，正吃饭的乔辉一饭碗砸过来：“你敢怀疑老子！”不是其他人拉着，那天我肯定会挨乔辉一顿揍。

找不出是谁的假币，那只能我自认倒霉了，可……我躲在操场的角落，拼命地仰着头，眼泪还是不争气地流下来，天不知何时下起了细雨，眼泪和雨水就在我的脸上，肆意地划出一道道忧伤。

我冒雨赶回家，母亲正在给父亲煎药，满屋子刺鼻的中药味。

我嗫嚅着：“妈，书本费还差十元钱！”

母亲哦了一声，窸窸窣窣掏遍了口袋，半天摸出两元钱：“你跟老师说，过几天行不，等收了玉米，到集市买点玉米……”

我站着不动，也不说话。

母亲叹着气，在父亲的咳嗽声中趿着鞋出了门。她寻遍村子，只借回三元钱，父亲得病好些年了，村里穷的没得借，有钱的以前借了没还，再借就黑着脸，母亲皱着眉头进了门：“要不我明天去你舅家！”

“舅舅？”我甩头冲进雨幕中，身后是母亲“伞，伞”的喊声。父亲住院借舅家的钱还没还，舅妈老远看到母亲就像看到瘟神似的，不等走近就哇当关了门。

我眼里噙着泪，在雨中漫无目的地走着。

不知走了多长时间，眼前出现了乡里的砖瓦厂，砖瓦厂正在出新砖，到处腾起白色的暖暖的雾气，这才感觉有些冰冷的我挨近了出砖口。这时有个黑脸叔叔走过来：“你来找活？”

“嗯！”那时我虽然只有十五岁，可经常在家里干农活，看着身体比较结实。

“那就来吧。”黑脸招呼我，“你就跟胖哥一个车，出一车砖一人一块钱。”

砖窑里温度高，空气似乎都是燃烧着的，翻滚着的热浪。我想象着自己就像烤炉里的烤鸭，隔一会儿，就要跑出去喘几口粗气，砖也是滚烫的，即使戴着双层手套，不一会儿手也烫出了泡，可一想到那十元假币，我只得咬牙忍着。

挨到晚上，大半天时间，出了三车砖，我和胖子挤在出砖口平铺的麻袋上，手里攥着三元钱，甜甜地睡着了。

次日一早，天阴得厉害，全身酸疼的我几乎爬不起来，手也肿得厉害，可我还得继续坚持，心里盘算着只要干满三天那十元就能还上了。

正中午，砖窑外面一片嘈杂，胖子招呼我：“我听到外面有人喊，是不是喊你？”我踉跄地出了出砖口，一眼就看到母亲瘦弱的身影，身后站着的是班主任黄老师，母亲扑过来紧紧地抱着我，失声痛哭：“你这傻孩子！”

黄老师也走过来，摩挲着我的头：“假钱是黄亚萍他爸商店收的，单独放桌子旁边，不想被黄亚萍拿走了，今天早晨发现假钱不见了，就找到学校来了。”

终于我的泪水决了堤，瘫倒在母亲的怀抱里呜呜地哭起来。天不知何时放晴了，太阳在镶了金边的乌云后面努力地露出半个笑脸。

